養一齋文集

養一李先生行狀

曾祖文騏

祖行曾國子監生

貤贈奉直大夫

父徵蘭陽湖縣學生

誥封奉直大夫妣奚

誥贈太宜人

先生諱兆洛字申耆嘗顏其室曰養一晚因號養一老人學者稱養一先生先生以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生于江蘇陽湖縣大寧鄉三河里先世無錫夾山王氏明萬歷間有本成者以播遷育于武進輞川李氏遂冒李姓仍世隱德至封奉直公以沈毅博達聞鄉里赴人急若饑渴尤好文學士士無遠近爭歸之故先生自成童時已盡識郡中知名士弱冠豐頤隆準目閃閃光耀一室讀書至三四過歷久不忘嘗分日課馬氏文獻通考比次歲首尾皆能默誦由是郡中先輩及知名士無知不知皆敬憚之自九歲時爲制舉文已操筆立就及試輒冠其儕偶主試者咸目爲大器會仁和盧抱經學

山主講龍城書院從游者極一時之俊而學士獨推許
先生爲第一流雖同時從游者亦心折無異詞也丙午
丁奚太宜人艱庚戌補武進縣學生嘉慶甲子舉本省
鄉試第一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引
見改知縣得安徽鳳臺縣其年冬到官鳳臺瀕淮帶汝
潁時阨于水地廣民少俗多惰偷稱瘠士前知邑事者
不越歲謀速調事去故治率苟簡又與壽州同城而治
官署至頹敗不可居西接蒙城北界阜陽遠者至百八
十里官是者或終任不一履其地俗尤狡悍稱難治先

生之官首親履縣境辨其里落之繁耗地畝之廣袤肥瘠山川之高下河渠之通塞堰牐之修廢而次第振興之在縣七年修署二曰縣曰訓導建牐一曰小口溝修牐四曰豐湖曰焦湖溝曰曾村灣曰二里壩開溝三曰催糧曰中心築壩九曰燕湖口曰大口溝曰柴家窪曰杜家窪曰曾家口曰魏家窪曰楊家腦曰王莊巷東西修橋二曰北門曰十議置義渡一曰北門義渡由是民無水阨歲以屢豐又以其閒輯邑志邑自雍正十年由壽州分置後嘗有志而簡略甚至是始復輯之凡民生

利獘先生所欲行欲革而時有未逮者咸著于篇尤三
致意焉蓋先生爲政務與民興利除獘用財則裒多益
寡不兢兢爲小廉小節以自立名譽每遇煩劇當機立
決度不可行不發發則雷厲風行必遂乃已故鳳臺雖
夙稱偷瘠而在任多所興建無擾於民無斂於費無始
作而終不行每一令下民莫不奔走承奉如不及甲戌
以奉直公艱歸服闋遂不出庚辰游粵東爲康中丞紹
鏞校刻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因併刊駢體文
鈔先生嘗病當世之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

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緒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輯斯編至是遂序而刻之序畧曰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六朝之文爲駢體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駮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由者一也先生生

平論文藝如此當世皆知是編可以正駢體之軌轍而先生實欲以是溯古文之原始也道光壬午遊揚州癸未主講暨陽書院首訪藏書之家求先賢遺集或得其手翰遺墨則摩挲撫玩精神所浹不啻親接顏面既鐫諸石又必求其子孫聞其賢而興則喜聞其愚而替則悲聞其幼而慧則招致而陶育之又資卹而振拔之于平昔舊遊故人子弟及郡中文學知名士子姓亦類皆然先是乾隆間盧抱經學士主是院講席嘗作聾學齋維植花木于其前爲文記之後漸廢先生至求得是記

遂漸是齋而補植花木環之復創袤亭于側亭臨大池繞池樹卉木俱滿而日聚弟子講誦其中迨十餘年而暨陽科第之盛倍于往昔治經術通音均習詁訓訂輿圖攷天官歷術及成學治古文辭者輩出皆先生所授也暨陽人士既樂得先生為歸先生亦樂居之以為陶成後進地故自乙未巳後雖得末疾猶主講加故己亥太守黃公冕創修郡邑志延先生為總纂猶往來郡城暨陽開迄今歲因謝講席暨陽人士猶苦留之然亦遂不能赴矣卒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八日年七十有三

祀鄉宜人子二顯綸華國子監生孫六曾孫一先生於
學無所不窺而不必成之在己於學無所不好而無間
於在人昔人通一藝以上有為之而成書為之而未及
成書者補輯考訂謀梓行之士能通一藝者亦咸思羅
致之故通藝之士咸望先生為歸天下篤志著述思有
聞當時垂名後世者亦咸必折衷於先生而先生初未
嘗著一書撰一家言以自名於當世也所自輯有
皇朝文典七十卷
大清一統輿地全圖鳳臺縣志十二卷地理韻編二十

一卷駢體文鈔七十一卷舊言集初編次編廣編皆梓行江干香草若干卷未梓詩文集未編卷石刻有所見帖六卷所鑄造有天球銅儀一日月行度銅儀一子衡歲時往來暨陽嘗得請業先生今先生卒而行狀未就敢撫先生行誼大端畧其當世所同者爲之狀同邑弟子薛子衡謹狀

養一齋文集目錄

卷第三　序

卷第十　記

卷第十一　碑

常熟三閭大夫祠堂碑銘　鳳臺新修縣署記

重修鳳臺學署記　修建十議橋碑記　新修北

門橋碑記　豐湖屏碑　附蕉湖薦屏始末　新修

東嶽廟碑記　黑石潭順濟龍王廟重修碑記

移建奎星閣碑記　暨陽書院增置經費記　董

脩天水橋記　江陰重修文明橋改名文富橋碑

記　蘆莊王氏支祠碑　無錫大李墅李氏宗祠

記　六安晁氏增置義莊田碑記　曹氏祠田碑

卷第十二　墓誌銘

卷第十四　行狀

祝君行狀　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　烈
婦錢史氏事狀

卷第十五　傳

右養一齋文集二十卷武進李申耆先生著先生以道德聞于斯世久矣顧其為學惟期自靖于已非以為名且其心固歉然不自足也故于先哲遺緒蒐拾惟恐不及以為是文獻之所繫焉獨至當

身所書瑣偉閎富片楮皆珍則恒微屐棄之今所存者裁什之一皆門弟子所輯錄者也嗚呼先生往矣先生之精神氣誼猶庶幾于斯文遇之其可不壽諸棗梨以慰來世之望乎然而于此有數難焉則以弟子及門時有早暮錄之各隨所值不及乎他今散之四方各實所獲得此遺彼夫豈其宜又輾轉相授字經數寫浸遠而浸失之原稿不在補正無從而況施功鉅而用財繁又非一二寒畯所任此此所以迴翔數載卒莫能成者也昔先生以

嘗受業先君子忘年下交而承紐以問學所資實師事焉先生主講暨陽毋來郡城必主敝廬嘗以隱心名教有所與舉恒以見屬迴憶二十年中所以發幽振微修廢起墜行之亦旣次第有效可告無辱命焉今先生所遺惟在斯文苟不示後昆以頡頏先哲立正學之準繩哉則先生不遑自謀而後死者敢舍之不務乎黃君仲孫實先生高第弟子所見與承紐同乃共屬暨陽祝君爾英夏君永曦六君廣九宋君晃之陳君陶耕徐君康甫各

鈔寄所藏本爲之蒐求以附益之用活字編排印書百本將以徧質當代有道訂正而表揚焉而羣弟子間風景集亦將合衆本爲一各泯抱殘之憾豈非黃君與承鉦之志也夫茲本主於蒐集精粗不遺決而擇之以待刊本覽者幸垂心焉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秋閏七月既望高承鉦識

養一齋文集卷第一

武進李兆洛

辨說

天球儀制機說

規木爲球而中分之以爲範傅以布粘以髹疊布疊髹厚至分之半乃以漆和蜃疊塗厚亦如之須其乾合兩半而圓之加彩焉色如天之色成以授繪者按天度而布星躔

球之兩端孔之以置軸以爲心軸方其身而圓其端貫

球而出之其北端達子午環恰容之其南端則貫環外而設輪以轉球是謂天輪按北極出地之度而設地平環中環以正南北為子午環以安球

置機於球外為兩方板空其中而定之度容各輪之轉於球心之軸端置輪斜安之曰天輪機板之外附板出一輪曰本輪其輪軸端亦為輪以運天輪之齒本輪之下曰均輪以運本輪齒相運也均輪之軸達於內其本曰內本輪內本輪之右為次輪高下與外均輪並所以運內本輪也其運之也亦以軸端之輪次輪之上為側

輪亦以齒承側輪之軸而運之自均輪至于側輪皆立輪也側輪之上曰飛輪則平置輪齊於板之項以承節亦以軸運側輪之齒

節如矩其上銜之內端有兩鈸形參差設之以制飛輪之進退其外端出板外垂鋏線而錘其端爲兩鈸往來之劑

內本輪同軸附輪爲剌輪以懸繩設墜發衆機者也繩之一端設墜其一端亦爲墜而輕之機墜欲極則引而升之輪上惟設釘六使繩可援故謂之剌輪輪之內別

爲隔以藏止機蓋刺輪引繩而升則右轉內本輪將從之以右而衆輪皆逆也故藏機于中繩引則機發以止內本輪之旋

機之發也皆以墜而其止之也則以節去節則飛輪如風而衆輪應之矣去墜則止不行

飛輪向上齒如鳥爪迎而前以便節端之鈸而便其出入也

側輪以銅片爲圜而開齒於其邊則其齒在側以便承飛輪之軸也

於球之面環爲赤道度定諸球度黃道之度設黃道環環中空以容機旁刻廿四節氣附天而轉其中之機則于交赤道輪處日退一度以合日行之度

乃按北極出地度設地平環於地平環十字交相爲時辰環

釋鐘

古鐘墻圓如合兩瓦成廉稜考工記所謂銑也【註】記兩欒謂之銑鄭氏曰鐘口兩角賈疏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圓按欒有瘦義詩傳欒欒瘠也銑有剡義銑一

日小鐅蓋鐘側廉之通名鄭專指其兩角非也循銑端至擊處稠而上穹如缺月中規所謂于也【註】記銑間謂之于鄭司農云于鐘脣之上祛也賈疏以鐘脣厚褻祛然故謂之祛按于虛處也鄭謂上祛似亦謂挃而上賈蓋失其指受擊處為夔龍紋所謂鼓也【註】記于上謂之鼓鄭云鼓所擊處其上為界界之上其中正平容銘文所謂鉦也【註】記鼓上謂之鉦按鉦蓋鐘之正體也以左右言之則居兩銑之中以上下言則三分鐘體甬居一鼓居一而鉦當其中夾鉦左右近鼓處各列乳三乳圍

寸高半寸所謂枚也[補注]記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鄭云司農云枚鐘乳也元謂今時鐘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枚乳俠鉦爲三列左九右九面十有八耳鼓旁不得有乳舞爲鐘頂亦無置乳處枚上界之爲蘷龍紋所謂篆也[補注]記鐘帶謂之篆鄭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處按鄭氏帶凡四處之說蓋欲傅會鉦閒鼓閒之文而曲說之耳其實非也帶如人之束帶也此古鐘帶二列以尺度計之合甬銑之長下一帶適當其中合甬至鼓之長上一帶適當其中

上復界之而列枚復一篆一枚而至鐘頂所謂舞也[注]
記鉦上謂之舞按舞猶幠也鐘之聲宜于鼓而冐于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舞之體雖平而懸之側垂則
其前軒然故古詩曰軒乎舞之頂正平中其平處甬出
爲柄所謂甬也[注]記舞上謂之甬戴氏震曰甬之爲言如
華甬之聳長甬附舞而上距舞寸許而甬之圍墳起如
或蟠焉亦爲夔龍紋于墳起處綴以耳如辟邪形其孔
一寸半以係懸所謂旋也幹也[注]記鐘懸謂之旋旋蟲
謂之幹鄭云旋屬鐘柄所以懸之也司農云旋蟲者旋

以蟲為飾元謂今時旋有蹲熊蟠龍辟邪按旋猶盤旋
幹猶樞幹也幹為蟲形以附旋故曰旋蟲旋以上衕之
漸以至頂亦正平所謂衡也[illegible]記甬上謂之衡按衡言
横也甬直上而鐘側垂懸之則甬之上如衡之有低昂
曲禮捧席如橋衡其度銑長尺二寸五分[圖]此鐘銑間
一尺職今裁衣尺弱三分當造尺强二分今即以此鐘
銑間之度命尺以歸簡捷然此尺適中鄭世子樂書所
載明制三種尺之量地尺若欲以周尺計之則當慮傂
尺六寸六分弱慮傂尺一尺則此尺之六寸一分弱也

正中長一尺所謂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也【註】按鳧氏之文分鐘體上下計之則鼓上爲鉦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是也合鐘體言之則通舞至鼓皆謂之鉦此文是也蓋銑爲遊鉦爲中對銑言之則通全體對甬與鼓言之則爲半體兩銑相距亦一尺所謂以其鉦爲之銑間也【註】其圍一尺四寸圍一尺四寸而徑一尺則其穹四寸也倍之得鼓間之度兩鼓相距八寸弱所謂去二分以爲鼓間也【註】鐘既橢圓不可圜測故以銑間計而其橢之數不可見也故以鼓間計銑間鼓間與舞脩舞廣

相應鐘頂可實測故以脩廣言之鐘口合計虛處故以間言之也鄭氏乃謂凡言間者從篆以介之分鐘體爲三鼓六鉦六舞四謂鐘口十者其長十六過長而不成制矣且鄭氏謂篆介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則銑之下無篆即不當云間是爲自背其說又以銑爲銑徑鉦爲鉦徑夫不以言間者爲徑而以專舉銑者言徑尤不辭也且銑之徑在口可測鉦之徑在腹不可測古人測量必據其可施實測者測空圍以容積不以徑也戴氏震分鐘體爲二以鉦間爲上半銑間爲下半本于鄭氏以銑

爲銑徑而不知銑間之爲銑徑故仍鐘長十六之誤耳又記文所云去二分當是十分銑間去二分以爲鼓間十分鼓間去二分以爲舞廣則與此鐘之度適合吕大臨考古圖及宣和博古圖所載古鐘亦後之數亦大略相符若如鄭氏以銑之十分遞減則鐘口一尺舞修六寸鐘口過侈矣項横徑八寸强所謂以其鼓間爲之舞脩也【證】此與銑間去二之數合其圜一尺二寸二分鼓銑一尺四寸亦合去之數圜一尺一寸二分而徑八寸則其脩三寸二分也倍之得舞廣之數縱徑六寸四分

弱所謂去二分以爲舞廣【注】鄭氏曰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閒之方恒居銑之四也戴氏震曰鍾體上覆其修六是爲瑞圜大徑其廣四是爲瑞圜小徑鍾之羨宜準此爲度矣按鄭氏以舞廣爲舞閒別出記文之外殊爲違失戴氏得之鼓長四寸鉦長六寸甬長五寸六分所謂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也【注】甬亦當長六寸而此稍裁或治者失之然博古考古諸圖所載諸鍾其甬長皆不及鍾長三之一蓋記文但取略數以爲度法其小增減

各從其宜耳按鉦爲鐘之正體以左右言之則左右爲銑中爲鉦以上下言之則上爲甬下爲鼓中爲鉦鉦與甬鼓參齊而鼓長四寸甬長五寸六分者讓于鉦也若通計其度則甬五寸六分鉦六寸鼓合于鉦之虛處六寸五分爲自上而下遞加五分損上益下之道也古人制作之精意如此甬附舞處圍六寸所謂以其甬長爲圍也註圍當五寸六分此稍侈衡圍五寸所謂三分甬圍去一以爲衡圍也註圍當四寸七分亦稍侈旋長寸旋之上三寸七分旋之下一寸九分所謂三分甬長二在上

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厚一寸所謂小鐘十分其銑間以其一爲之厚也【疏】記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鄭云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賈疏云鼓外二鉦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間乃銑外有二間鉦外惟一間就外間十分之一爲鐘厚按鉦間當是銑間之訛鉦不得有間也以此鐘之厚計之正得銑間十分之一小鐘反厚于大鐘者戴氏震云大鐘體大恐太厚小鐘體小恐太薄旋蟲附鐘之一面故懸之即側

垂其側垂之度自舞引繩而懸之其末之距鼓也三寸舞脩半徑三寸二分鼓間半徑四寸侈于舞廣八分合計之則垂亦三寸八分也其重中今權五十四斤　歐陽氏修集古錄曰景祐中脩大樂冶工拾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于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同乃知朴爲有法也沈氏括曰今太常鐘鑄皆于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

所謂衡者鐘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掛之橫括所謂旋蟲是也

謹沈氏所見當于鈕孔穿橫括以繫縻然有孔可穿橫括殊爲無謂蓋亦非古法也呂氏大臨考古圖曰古之樂鐘羨而不圓皆有篆間之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游與衆樂不相奪今鐘多圓而無枚故其聲與古相反也馬氏端臨文獻通考曰王朴所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並非之後得古寶龢鐘其形側垂瑗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今博古圖考古圖皆載寶龢鐘當即歐陽氏馬氏所謂寶龢鐘也援其

所記之度與此鐘亦大畧符合註博古圖寶和鐘三之
高一尺二寸甬長五寸二分兩舞相距八寸三分橫六
寸兩銑相距九寸七分橫七寸一分按高即銑長也銑
尺二寸甬當五寸八分此五寸二分稍縮兩銑相距即
銑間也銑尺二寸十分去二當九寸六分此九寸七分
稍羸其橫即鼓間也九寸七分去二當七寸七分半強
此七寸一分稍縮兩舞相距即舞脩也當如鼓間七寸
七分半強此八寸三分稍羸其橫即舞廣也七寸七分
半去二當六寸二分此六寸稍縮其爲羸縮頗微或治

鑄貽有所失否則繪圖者測量未密耳考古圖寶和鐘五二鐘中黃鍾下二律長尺有九寸八分內甬衡長六寸九分兩舞相距尺有三寸七分橫七寸三分兩欒相距尺有六寸五分橫九寸三分拔尺有九寸八分去甬六寸九分則銑長尺二寸九分也兩欒相距卽銑間也云尺有六寸九分當是其圍數否則長一尺二寸九分而濶尺六寸九分過擁腫矣銑間當一尺零三分強鼓間當八寸二分半強今九寸三分亦贏兩舞相距卽舞脩云尺有三寸七分亦是其圍數舞修當八寸二分半

強舞廣當六寸六分強今七寸三分亦贏若以九寸三分去二則近之其誤當在通計鐘長之數蓋甬長六寸九分則通鐘之長當在二尺以外若改一尺九寸八分爲二尺一寸八分則除甬長得銑長一尺四寸九分銑閒當一尺一寸九分強鼓閒當九寸五分強今銑圍尺六寸五分去銑徑一尺一寸九分餘四寸六分爲鼓之容數合而鼓得九寸二分舞亦然考古圖訛字尤多不盡可依準隨舉其一二其餘可知所云旋閒之紐在鐘正面亦與今鐘正同而莫言其懸之法夫注書者以不見古

器爲私心之說見古器者徒以爲玩好之具聊傅會周禮以爲古而不詳求其制度則一器之微閱千百載而莫識其傳也余故備著之以貽讀考工者焉鐘今在懷寧城西山西會館

鐘銘曰兮中作大𨱔鐘其用追孝于皇考己自用□十七字在鉦間喜□□□孫永保用享十字在鼓右中五字不可辨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有兮中敦文正與此類𨱔字不可識

石經刻數辨

自宋以前無梓本其傳寫易訛故立石經爲訂正地爲

長久計也竊計歷代所刊其書石之人刻經之數隸篆眞草之跡詳於昔人之著錄見於近今之摹搨歷歷可指者自漢迄宋凡六刻而已一則漢之熹平也書之者爲蔡邕楊賜等經凡七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書以八分二則魏之正始也書之者爲嵇康等經凡二尚書春秋左傳書以古文篆隸三體三則唐之開成也書之者鄭覃張參等經凡十二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書以眞楷四則蜀之廣政也經凡十三易書詩孝經爾雅三禮論語則蜀之毋昭裔張德

釗等所書共三傳孟子則宋之田況唐詢補立俱書以
眞楷而晁公武復附以古文尙書五則宋之嘉祐也經
數不可考論語則仁宗御書易書詩春秋禮記則楊南
仲所書俱眞篆二體六則宋之紹興也經凡七皆高宗
御書易書詩左傳全帙禮記則節書儒行經解學記大
學中庸五篇皆小楷論語孟子則書以章草其餘如北
魏之神龜則未刻而中寢晉之裴頠唐之天寶金之太
學則徒有其說而無石刻之傳流大約爲之而不成者
宋吳郡之石刻則取御書而翻之元汴梁之石刻則卽

前代所有而修之皆不足當刊刻之數也更其餘如唐宋之御書孝經及諸家所書之易經大學等則又特其一支一節之散布并無當于石經之名者矣

議

鹽法議

鹽法之獘在官引不銷所以不銷在私鹽充斥欲暢官引必禁私販孀孺皆知之然緝私雖嚴私不能絕且不可絕透漏之途多不勝防也狡猾之技熟不勝詰也容隱包庇食其利者衆不勝究也且關民之生計在此百

姓之所便在此奪其所生違其所便雖察吏臨其上嚴刑隨其後其勢不勝故曰不能閉民之販私者不下數十萬就令嚴刑密網華而絕之此數十萬者其能束手待斃乎獸窮則攫慮且不測故曰不可爲今之計惟當化私爲官罷鹽政各官去衆商權鹽於竈定其程額任民買賣不問所之征之于關亦定其程額庶 國課不紬人民相安然權鹽於竈之法亦婦孺皆知其利而久不行者則有持之者也閉民之食于鹽者衆改法則無所得食故譏裁商而儀徵捆鹽之民洶洶今裁鹽政而

揚州鹽院之隸役無不洶洶慮其激而為變也一也商人所占根窩成本且數千萬改法則盡奪之還之則無以給之不還則失政體二也由是浮言繁興當事惶惑知其為利而不敢行且不敢言竊意此二患者可通融而弭也設局于運司署或揚州府署委員查揚州儀徵之民之食於鹽者逐戶登載造清冊呈于局委員遍查各場餘鹽造清冊呈于局然後酌定鹽價每斤若干文

一揚一委員持諭曉示鹽戶令其照價發賣而稅其十之一歸官然後諭示揚州儀徵諸門民諭以

皇仁博大失業者各賞給鹽斤以為資生之本量其戶口給以鹽票准其赴場領鹽願販賣者聽其販賣不願者賣鹽于人以其資別求營趁失業之民半係私販無不樂從即隸役之類守分者營生有資游蕩者自前得過亦必帖然無他矣權既歸竈課必大裕令商人各籍所有根窩成本若干官每年償十之一願鹽者與鹽不願者與銀十年而畢給則商本無虧國體亦得

養一齋文集卷第一